

“茶和天下·雅集”活动在瑞典举行

“茶和天下·雅集”活动7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通过“以茶会友”的沉浸式体验展示中国文化及四川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瑞典旅游局局长苏珊·安德松、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等百余人出席活动。

崔爱民在致辞中表示,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和桥梁。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茶道,茶道的灵魂是“和”。2022年,“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产。

安德松在致辞中说,文化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也是旅游的动力。通过支持和宣传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增强人们的自豪感、认同感和相互理解。

活动中,来自四川省的代表们介绍了当地丰富

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并举办“围炉话四川”雅茶品鉴交流活动,让当地民众沉浸式体验四川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少嘉宾称赞中国茶文化丰富多彩,表示期待有机会能够访问中国。

“我非常喜欢茶,中国历史悠久且富有内涵的茶文化令我着迷。”前来参加活动的莱娜·贡纳赫德告诉记者,活动上关于四川地貌的介绍令她印象深刻,“我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据新华社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诗书影话

遇见至爱的方式

◎商臻

唐诺先生这本《阅读的故事》,对于我是一本充满了惊喜的书。

我要首先承认,买下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凑网上书店的免运费额度。这种为了省几元钱而多花几十元的行径,在经济考量下全然属于不智。但我每每这样做的理由是:那多买的一本书就算有一篇、一段、一句有点意思,这几十元就没白花,和一个字都换不来的运费相比,这点风险是很值得冒的。

这本书在网上书店发售时其实相当吃亏:《阅读的故事》——书名平平无奇,网页上的目录一行行读去,但见“书读不懂怎么办?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要不要背诵?”这种散发着中学阅读教材味道的标题。而最终把它放进订单的决定力量来自唐诺先生的太太——朱天心女士,作为天文天心姐妹的多年粉丝,其实我是以“看看朱天心的先生写的书什么样儿”的心态点下鼠标的。

在这本书的三分之一处,唐诺先生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个人因为生命机缘的关系,身边俱是一流的小说书写者,事实上,我家中就自备了三支这样的小说之笔,我和他们相处了整整三十年,知道他们是如何慷慨抛掷时间在书写一事上的,包括如何跟一本书、一部作品拼搏十年以上的时间。”

读到此处时,我已经读得眉飞色舞,大为倾倒到简直要感谢书店免运费额度的地步。与其目录给人的感觉截然相反,这不是一本给入门者写的书,这是一位身边生活着一流作家的资深出版人为自己的前半生的阅读所写的总结,几乎涉及了阅读书籍的每个方面,以及身处读书人和出版人之间的微妙心态。那些看

似繁杂琐碎的细节,那些在书店里书橱前的纠结,就像作者笔下永远没办法收拾整齐的书房一样,可能有些人看了会皱眉头,但书痴书虫必定一见就两眼放光,陶醉于找到了同类的共鸣中。

共鸣在阅读里太重要了,阅读的过程不光是学习,其实更是在寻找,寻找和自己相近的人。我们喜欢一本书,是因为自己想说的话,作者替你说了出来,而且说得更贴切、更漂亮,更进一步说出再深一层你还没想到的意思来。只有这样的书,才会爱不释手,奉若至宝。比如拿着这本计划外买下,本打算有一段好看就白白掏钱的书,读到这么一段话的时候实在忍不住要大笑:“正常状况下,你遵循自己心中大疑想找到的那本理想大书,在现实世界的书架上,系散落成几十上百本不同的书籍,这本书里两句、那本书里一段的纷杂形式……我得贪婪地耕作采集,宁杀错不放过地看到大约可以是自己食物的书就攫取购买。”

最终,唐诺身为朱天心的先生,在书中还是不负所望地透露出太太写作的细节,下面这一段,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写道,在格林小说《输家全拿》里,“书中主人翁流落赌城,在绝望时刻偶然从一

个老头手上得到一个必然赢钱的赌方,但这个最后一定大赢的赌方非常诡异非常磨人,他必须先挨过一定阶段的输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明知是输亦一步不能省——也写小说的格林迷朱天心尤其喜欢这个例子,她在新小说顺利开笔之前,一样总要经历着同样的短则数日长可数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说题材乃至内容已完全锁定备妥的情况下),明明知道一定空手而回仍得每天带着书、草稿本和笔到写作的咖啡馆报到,她出门时的口头禅便是:‘去输钱。’”

这本书在框架布局上,用马尔克斯的一本小说《迷宫中的将军》来做全书的线索,每一章开头都引用了一段书中的文字,以此为起点引出后话。对于喜欢马尔克斯的人,大概会多一层阅读的乐趣。在前言里,唐诺把这一选择“归诸于某种偶然或者说人生命中无尽的鬼使神差。”——读完这本书翻回前言重新看到这句话,忽然觉得像个预言:这本书来到我手中的过程,不就是鬼使神差吗。而说到底,我们遇见至爱的方式,回想起来,常常脱不开鬼使神差这四个字,无论这至爱是书、电影还是乐曲,甚至,是某个人。

就算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重读和初读还是不同的。就像本书封面上那句话说的:“唯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影评人大卫·吉尔莫在他的《父子电影俱乐部》中有句类似的话:“你第二遍看到的東西才是真正的第一次看到。你需要先知道结果才能从头欣赏它完美的结构。”说的虽然是电影,但用来描述阅读也同样适用。著名的爱书人,《查令十字街84号》的女主角更在给书店老板的信中表示她只买看过的书,并说买没看过的书就像买衣服不试穿一样不可思议。在互联网时代,看过电子版后再下单买一本实体书,是对这本书的至高礼赞。

电影《春光乍泄》里的何宝荣常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后来,他因为不再能从从头来过而失声痛哭。人生诸般无奈,许多美好一去不返。好在,总算有件事可以随时轻易做到——翻开一本心爱的旧书从头读过。那些熟到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能看下去的书,听到上句对白可以顺口接出下句却永远会在相同的地方第一百零一次欢欣叹息的电影,单曲循环一天都不会厌倦的音乐,才真正是精神世界的地基、人生画卷的底色。

不如我们从头读过

最近的床头书是唐诺的《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刚开始读时,通常顺手扔掉的腰封这次看了一眼后,扔掉前先抄下了上面的宣传语,“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每一次我们重读一本书,这本书就与从前稍有不同,而我们自己也与从前稍有不同。”这两句话来自博尔赫斯,唐诺先生常常引用提起的心爱作家之一。

这是一本完全彰显了唐诺“职业读书人”头衔的著作,十四部小说的个人解,外加附录的两位学者,洋洋三十多万字,涉及和提到的,则远远超出这十几本书,而是来自作者心中一幅横跨中西的文学地图。

理论上,这本书最完美的读者,是和唐诺先生一样,熟读书中提到全部著作的人。自己读过,有个人的观感,才方便和书中评论印证对照。因此起初还曾生出野心,想顺便把书中提到的十四本小说里没读过的补齐,但翻开第一章就几乎打消了“补齐”的念头。这章写的是海明威小说《渡河入林》,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声明:“绝大部分的文学评论者认定,这本书正是海明威一

生最糟糕的东西……”

为什么要重读并郑重书写这本失败之作?唐诺娓娓道来:写作这本以老兵之死为题材的小说时,海明威本人也正步入人生的下坡路,身体精神的衰老和时代的更迭同时袭来,“曾经对他那么善意到几乎有求必应的大世界已缓缓掉头而去了”,虽然海明威本人并不肯承认,但写出的作品却诚实地表现出了他面对这片衰败的生命废墟时心中的恐惧。《渡河入林》的失败,是因为终生以英雄自诩的海明威,无力完美妥帖地捕捉表现这些对于他而言十分陌生的情绪。《渡河入林》遭到了评论界一边倒的恶评后,满心愤怒受伤的海明威找回悲剧英雄的心态,在极短时间内一挥而就《老人与海》。然而,更加悲剧的是,这部代表他晚年文学高峰的作品和由之而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照亮海明威心中的阴影,更未能阻挡他把枪口对准自己扣动扳机。

在这里,唐诺先生示范了重读可以达到的高度:读的不仅是文本,还有文本背后的人,以及这个人的一生,也许还要加上,这个人所处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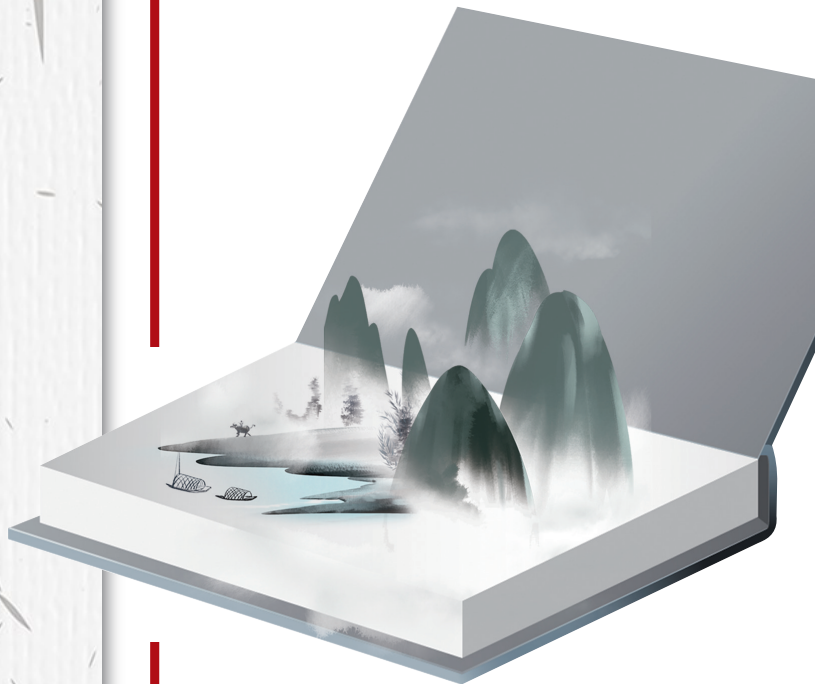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强 李强 李强 李强



收藏研究

校徽·校史

◎王家年

收藏和研究那些旧时的老校徽、毕业章、表现优异奖章等,它是当时学生所在学校的证明,也是学校发展历史的见证。老校徽含义往往蕴含了特殊的意义,特别像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校徽,著名大学校徽和一些国外的名校校徽大多数是由名人结合学校特点而设计,其史料价值凸显。收藏和研究老校徽已形成了一批专业团队。

每一枚校徽,都是一个学子的青春记忆。最早的校徽是三角形的,存世量极少。从民国初期开始,校园徽章逐步被各所学校采用。就收藏而言,它仅是徽章收藏大类中一个较为冷门的小品种,因国内办校历史悠久、学校种类众多,为收藏者收集校园徽章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

在收藏市场上,能找到来自不同时期的各个学校的校园徽章。在上海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一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第六总队学生毕业徽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前身就是为大众所熟知的黄埔军校,于1924年成立。这枚毕业徽章为纯银质地,章的正下方印有“亲爱精诚”字样,背部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校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历史原因,各期毕业徽章的造型有所差异。除了圆形章,还有树叶形章等造型,该校毕业徽章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收藏的徽章小系列。

这些老校徽,上面有革命领袖、书法家、大文豪的题字,可欣赏其千姿百态、气度不凡的书法艺术;还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气息。那些普通学校的徽章也有自己的特色。如1945年的“省立吉中”校章,外观呈圆形,非常小巧,但徽章上文字非常清晰。徽章的材质为银质,背部还有铸造银号“银宝华”“足银”等字样,这在普通校园徽章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时代较晚的徽章采用的是铜、铁、铝、合金等金属制造。

收藏每一枚老校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其背后的那些被人遗忘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如今已不存在的学校,除了史料,人们还能从校徽上获得实物证据。对老校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到家里翻翻抽屉,看能不能找到家人在求学时的各类徽章,让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

我见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枚戒指型校徽,其形状特殊,创意别致,集校徽和饰品于一身,只在一、两届学生中使用过,非常稀少。银质,景泰蓝面,戒面圆形,镌刻着完整的圣约翰校徽图案,戒面两侧铸有凸起对称的花纹。圣约翰大学1879年建立于上海,是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著名大学。圣约翰秉承西方的学风,教学方法先进,倡导学生“五育”均衡发展,为当时保守陈旧的中国教育体制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生命力,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笔者的祖父及大伯父都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一枚枚特殊的老校徽,蕴藏着百年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韵味,其中有古训、期望和志向,让我们后人在观赏、摩挲之中能得到些许感悟和启示。